

工业文明之殇

——尤今·奥尼尔《毛猿》的生态伦理解读

纪燕,高菡

(江苏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 镇江 212002)

摘要:美国后现代主义戏剧大师尤今·奥尼尔一生执着于探索人的精神归属,谱写人与命运对抗的赞歌,其代表作《毛猿》以主人公扬克寻求自然、社会与精神和谐的失败呈现了工业文明背景下现代人类社会的缩影。从社会生态、精神生态、自然生态3个方面对该剧暴露的工业文明之殇——道德缺失、人性异化和自然恶化进行了分析,阐释了奥尼尔前瞻性的生态意识和悲天悯人的生态关怀,不仅可以丰富这部经典戏剧的解读路径,也对唤醒人们反思当今世界经济与生态的双重危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尤今·奥尼尔;社会生态;精神生态;自然生态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志码:**A

一、尤今·奥尼尔及其作品的生态伦理思想

资本主义的精神滥觞与自然生态的危机促使人们反思并重新认识生命赖以维系的生态系统对于人类的价值和意义,从一个“生态维度”对人类现行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进行检查和批判^[1]。重返人与自然的和谐——与自然共生共荣,成为“人类世”时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文学一直是批判穷奢极欲、高扬人的精神价值、呼吁重塑心灵生态的重要领域。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诸多文学家致力于反思、追问现代社会经济和生态危机的双重困境,以作品展现他们的伦理思想、审美追求和社会担当。作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戏剧是与小说、散文、诗歌并列的文学体裁,一些经典的戏剧作

家如契诃夫、易卜生、莎士比亚等也被置于生态理论的视角下予以重新观照。

美国悲剧大师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以“对传统悲剧概念的戏剧所具有魅力、真挚和深沉激情的体现”而获得了1936年诺贝尔文学奖,被誉为美国戏剧之父。他的戏剧创作书写自然、呈现社会现实,对美国现代戏剧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先驱作用”^[2]。国内外关于奥尼尔的研究既广泛涉及解构批评和比较文学等视角,又深入聚焦精神和心理层面的女性、女权等主题,体现出一定的深度和广度,然而,对奥尼尔戏剧中生态思想的研究甚为稀少。虽然奥尼尔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生态主义作家,但社会衰变、人性分裂、信仰失落、关系疏离和资源枯竭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在他的作品中都有深刻体现。大海是奥尼尔悲剧创作的主要意象^[3],他以人与海的

收稿日期:2022-11-24

基金项目:2020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20SJA2097);2021年江苏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与教学研究基金项目(20211007)

作者简介:纪燕(1979—),女,陕西安康人,副教授,博士。

搏斗描述人与命运的抗争,以塑造孤独、拼搏与反抗的主人公形象驳斥物质繁荣之下的精神荒原,表达关心、友爱与和谐交融的生态理想。文学的发展不单表现在新作家、新作品的涌现,也体现在对已有作品新增价值的发掘,对奥尼尔生态伦理思想的研究可谓另辟蹊径,为解读奥尼尔戏剧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毛猿》的生态伦理解读

“在奥尼尔的作品中永远存在着一种对人性关注,他将在生活中所观察和感受到的人生本质都倾泻于笔端。”^[4]《毛猿》以作者自身的航海经历为题材展现人与大自然的矛盾、书写人与大海的较量,被认为是其最具影响和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并以“极端表现主义”享誉世界。剧中奥尼尔以“毛猿”这一意象喻指现代社会中的人,深刻揭示了困陷于与自然隔绝对立的集约化生产生活,在冷酷无情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心态失衡、人格分裂、丧失自我的一个悲剧群体。以主人公扬克寻求自然、社会与精神和谐的失败折射现代人寻找心灵归属的失败。以人自身灵与肉、物质与精神之间的根本对立控诉工业文明社会背景下的“囚徒困境”,以浓郁的自然主义色彩启示现代社会的生态主义悲剧——在生存的天平上重物质而轻精神、重经济而轻文化、重技术而轻感情的生态失衡导致人格沦丧、精神堕落和文化滑坡。《毛猿》也是一种宣传,警示人类对曾在远古时期与自然取得的和谐如今却丧失殆尽,甚或在精神上趋向背离的局面给予高度重视。这为从生态伦理角度解读奥尼尔在《毛猿》中对工业文明价值观的反思提供了可能。鉴于此,笔者从社会生态、精神生态、自然生态3个方面审视《毛猿》所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从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我内心世界3个维度解读奥尼尔的生态理想及其能为构建和谐生态文明提供的智慧。

1. 社会生态

社会生态体现为社会性的人与环境所构成的生态关系,社会制度和制度、文化、政治及经济

体制等都是构成社会生态的要素。生态问题的本质其实是社会问题。工业革命聚财于富人阶层,工人阶级却陷入“迈达斯灾祸”^[5]。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现代资本主义仅仅是一个有产者和逐利者的聚合体,其驱动力仅仅是欲望和价值而绝非什么公共精神,以追求无限扩张和利润增长为最高目标决定了资本增值永远是资本家制定法则的出发点,工业化的伟大成果其实是以牺牲工人阶级利益为代价的。

奥尼尔以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即自然界里生物学方面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和弱肉强食的规律法则,勾画出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逐渐失衡的人类社会。他所关注的不是大多数人向往的幸福生活,而是常被他人忽视的荒凉小径。他不仅用“毛猿”命名全剧,而且浓墨重彩地将司炉工人勾画成一群充满兽性特征的形象,如毛茸茸的胸脯、力大无穷的长臂、低垂且向后削去的额头、凶恶忿恨的小眼睛,“活像旧石器时代中期尼安德特人的模样”。他们身处那整日见不到太阳、轰隆隆的邮轮底舱“铁笼”里,在那种喊呀、骂呀、笑呀、唱呀的混乱与吵闹中形成了一种统一体、一种意义——动物,被置于人工条件下豢养、时而疯狂愤怒却失去挣扎与反抗的动物,“他们的阴影轮廓就像一群蹲着的、低头弯腰带着锁链的大猩猩”。这样有智慧、有创造性、向往自由的生命体在这个地狱般的底舱里终日机械般地劳作,日渐丧失人的自然本性而沦为机器的奴仆,日复一日,司炉工们整齐划一地重复着往炉膛口添煤的单调动作,手臂变得机械僵硬,他们异口同声地喊着号子,响亮而刺耳犹如留声机的喇叭。奥尼尔借船员派迪之口悲哀控诉:“在这个地狱般的炉膛里,看不见一道阳光,呼吸不到一口新鲜空气;这该死的机器敲呀打呀摇呀晃呀,我的脊梁断了,我的心也碎了;该死的黑烟从烟囱滚滚冒出,污染了大海、熏黑了甲板、侵蚀着我的肺。这个该死的炉子,随着煤一倒,把我们的生命也喂进去了。”

奥尼尔的笔触随即指向资产阶级上流社会——钢铁托拉斯总经理的女儿米尔德里德小姐,有一天她出于想了解“另一半人是怎样生活”的真诚愿望来到底舱,当她见到满身煤黑、袒胸露背正在工作的扬克,惊讶得大叫“啊!这个肮脏的畜生”!资本狂欢和工人苦难并存的残酷景象在这一刻被赤裸裸地予以呈现。底层劳动者在机械化劳作中逐渐丧失劳动价值和精神依存,沦为为工业文明创造财富的机器。像扬克这样的工人阶级拼命劳作一辈子也买不起第五大道上的一件衣服,而无所事事的富家小姐继承父亲的千万家产,买一件珠宝的价钱“就能给一个挨饿的家庭,买下一年的粮食”。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与压迫在米尔德里德小姐本能的惊呼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于她而言,扬克只是帮助父亲邮船公司赚钱的一头牲畜。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后工业时代,底层劳动者反而陷入动物般的生存困境。奥尼尔以邮轮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缩影,以人类的理性和信仰危机反讽文明的倒退。

2. 精神生态

精神生态主要体现在人与自我的关系,关注人的内在情感。生活的质量、生命的价值和个人的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神生态系统的良好运转。人是一个融合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体,所以人的精神生态必然受到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影响。工业化进程中对自然生态的肆意破坏和社会生态的暴力摧残使得人类的精神生态沦为“重灾区”。

“异化”意为“分离、疏远”,它原本是一个哲学概念,可以追溯到德语中的“*entfremdung*”一词,指在异己力量作用下人类主体性和精神自由的丧失以及人格的分裂。20世纪的西方社会进入了一个尼采高呼“上帝死了”的时代,那些文明创造的奇迹在战争烟云中所剩无几,在机器化时代背景下,生态危机已透过生态的自然层面、社会层面渗入人类的精神领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等种种消极思想充

斥着整个社会,盲目的科技崇拜、永无止境的物质追求、肆意放纵的欲望、缺失的信仰和坍塌的伦理道德使人们陷入了物质丰裕而精神堕落的危机之中,人心日益被简化,与诗意渐行渐远。奥尼尔以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切的责任感窥见了转型社会中的精神荒原。他以扬克的精神世界为主线,展现了在钢铁禁锢和物质法则压迫之下与世界疏离和异化的一个过程。在米尔德里德出现之前,扬克虽然在烟熏火燎的锅炉舱中从事着繁重的劳动,但他自信且积极。在他看来,他是顶用的,他的工作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开动这条破船的是谁?不是我们这帮人吗?好,我们算数,不是吗?我们算数他们不算,就是这样”。他的生存价值和精神世界的平衡在劳动中得以实现,“我开动了什么东西,世界就转动了”。然而,“反自然、非处所的异化身份是虚幻的,也是极其脆弱的,经不起一点点事实的撞击”^[6]。来自上流社会的阔小姐米尔德里德“幽灵般”地闯入底舱,在她昏倒之前那一声“肮脏的畜生”犹如炸雷惊醒了扬克的梦,作为邪恶人类和悲剧命运的产物,她使得扬克对“我是原动力”的身份认同瞬间坍塌,那个曾经以为自己的力量可以开动世界的狂妄之徒完全陷入了精神的荒原,“他失去了对机器的信念,被有形的物质世界排外,找不到他的归属”^[7]。从此,从暗无天日的舱底到第五大道富人区,一直苦苦探寻身份而不可得的扬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自问:“我该从哪里开始?又到哪里才合适?”作为美国最伟大的悲剧作家,奥尼尔笔下的社会底层劳动者往往殊途同归——梦想破产、理想幻灭^[8]。扬克最终以毛猿的死亡找到了自身归宿,这何尝不是西方现代社会文明退化回归原始状态的象征?

自然生态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人类的精神生态危机。工业文明的发展逻辑对发展所需创造力的尊崇把劳动者异化成工业文明机器上的齿轮或螺丝钉,扭曲和磨灭人的本性,贪婪和剥削成为社会常态,虚无和孤独统治一切。劳动者与机械化社会之间存在着不

可调和的矛盾,他们在既定社会规则下要么适应规则,融入这个体系,要么选择逃离,被社会体系抛弃。奥尼尔让剧中的主人公扬克做出了艰难的尝试,但结局显而易见,扬克失败了,陷入生存价值迷失、人生理想幻灭的绝望。戏剧第八场,扬克企图摆脱毛猿身份的一切努力彻底失败,他试图证明自己的力量和价值,却以被冷漠的嘲弄、被扔进监狱、被误作特务机关的密探等各种挫折收场,他试图承认自己是个“惟一地道”的“野毛猿”并以此完结对身份的苦苦追寻,然而这种无奈妥协也以惨死于大猩猩的荒诞形成戏剧化的悲剧结局。扬克的失败彰显了一个现代悲剧英雄的微弱存在,其实何止他一个人精神境遇空白无助,派迪也憎恨生活,只能借酒浇愁,船舱里的那些工人们力大无比却心无所依,在美丽的自然风光中不合时宜地矫揉造作、相互嘲讽的米尔德里德和姑妈实则也沦为钢铁世界的废品和副产品。舞台上的扬克死于“社会病”,奥尼尔就是要挖掘造成灵魂混乱的社会根源,以文学的力量揭示“工具理性之下的人性异化以及心灵危机”^[9]。他以扬克之死披露现代西方人的困惑、失落与孤独,及其对社会现实的厌恶、失望与幻灭,警示后工业文明语境下人性异化和“逆向演化”的发展危机。当然,他也试图赋予人物“在无望中寻找希望”的精神力量^[10],以扬克寻找归属的努力及其与命运的抗争展现自我精神复活与开辟重生之路的勇气,给予现代人净化内心、反省自我、找回生命意义和精神归宿的信心。

3. 自然生态

自然生态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对待自然的价值理念和道德态度直接决定了自然生态的存在状态。作为美国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奥尼尔不惜笔墨极力渲染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想自然生态,他宣称戏剧不是舞台而是鼓动者的讲坛,戏剧家应将自己心中的理想熔铸于作品以引发人们思考。“自然”在奥尼尔的剧本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回归自然”成为奥尼尔为悲

剧人物寻求解决精神生态危机的途径。在《毛猿》的第一场,奥尼尔对大海的生态现实进行了生动的描写,将“自然是人类生存依托和灵魂归宿”的生态观融入老船员派迪对帆船时代充满留恋的回忆中,“那时候有许多漂亮的船——桅杆直耸云霄……云彩飞驶过南美的群山,落日把白色的山顶染得火红”“蓝色的海洋与干干净净的甲板闪闪发光,和煦的阳光把你的血温暖,风像烈酒一样被吸入你的肺,一切都与大海、与自然紧密相连、和谐美好……只有在那时候,船才是海洋的一部分,人才是船的一部分”。帆船时代的邮轮工人们曾是“有着干净的皮肤、明朗的眼睛、笔直的背和丰满胸膛的健壮的人”,在清贫的生活中葆有心灵的宁静与灵魂的诗意。可是这种人与自然生机盎然的共存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人类的忘乎所以与唯我独尊。以蒸汽、力量、加速度为标志的工业文明程度越高,原始荒野时代的生命之美和大自然的和谐之美越是无处可寻。狂热崇拜机器、一心陶醉在工业文明囚笼里的扬克一度认为,“……我就是钢,我就是烟,我就是这一切……是能使金子铸成钱的那种东西,是炼铁使它成钢的东西,是钢里面的肌肉、钢背后的力量”。而那盘绕在天上、工业污染的黑烟在米尔德里德小姐看来竟是“美极了”。人类丧失了自然本性的同时,在自然中的生态体验也变得麻木、僵硬甚至痛苦。

“奥尼尔这位‘悲天悯人’的伟大戏剧家深刻的生态意识,这位‘生态家园的守护者’的生态智慧来源于他从东西方哲学思想中汲取的丰富营养。”^[4]“回归自然”是他为笔下人物寻求解脱的最佳方式。“人类在与自然的对抗过程中,在表面看好像人类是胜利了,实际上却输掉了原初意义上由自然赋予人的神性或灵性。”^[11]扬克的悲剧实际上是工业生产的铁笼泯灭人类理智潜能的悲剧,是人类寻找精神归属却一无所获的悲剧。奥尼尔以此谴责工业文明改造自然获取物质财富的同时却抛弃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诗意大地,倡导人类精神意志的发挥及个性解放,从自我

价值中获得归属感、幸福感。回归自然、重构精神的新理性、重建人类最初和谐美好的精神家园——奥尼尔的人本主义情怀为工业文明发展增添了一层伦理色彩。书写自然,对“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向往与追求是奥尼尔剧作的永恒主题。《毛猿》以扬克从自我膨胀到自我追寻的艰难之旅表达了人类对自然神秘力量的敬畏和渴望回归自然的决心,以其最终毅然决然地抛弃人类社会,转而与动物言和这一去“中心化”的隐喻对“人类中心观”进行了最终的“祛魅”,完整地表达了奥尼尔的生态观——与自然和谐,只有自然才能为人类提供精神家园。

三、结 语

工业文明所带来的资源枯竭、物欲横流、信仰缺失等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的双重危机已经给现代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困扰。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说地球已是一颗“迷失的星球”,人类已从大地上被连根拔起,丢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后工业化时代,呼唤人类自然本性的回归需要以从属于人类自身内在价值系统的伦理道德约束人类行为。作为一部兼有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戏剧,《毛猿》以主人公扬克在价值观念、生存理想和社会现实交错混杂中被分裂、被扭曲、矛盾痛苦的灵魂呈现工业社会背景下心灵无所皈依的现代人类社会缩影,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3个方面凸显了社会转型时期人类难以自拔的生存困境。

奥尼尔以其前瞻性的生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敏锐地剖析发生在自然环境、社会和人类精神世界中的悲剧:工业文明是破坏自然生态的元凶,欲望膨胀是社会生态失衡的症结,回归自然是解决精神生态危机的途径。奥尼尔以反思工业社会背景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的相互关系为创作宗旨,绘制出了一幅现代社会文明进程的生态图景。深受西方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奥尼尔以描绘精神世界为追求,抛弃了现实主义戏剧所

强调的对外部客观现实的描绘,转向更为真实的主观精神世界。他不受物质化、功利化、金钱化的洪流裹挟,将创作矛头直指物质文明掩盖下日益加剧的思想贫瘠、信仰缺失与道德沦丧。由此可见,《毛猿》本质上是以揭示表层的自然与工业文明的冲突警示深层次的精神危机,熔铸了奥尼尔对生态伦理道德的思考,这对于生态环境越发恶劣、精神文明备受考验的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董玉宽,吐尔孙,祁琪.“两个必然”论断的生态维度解析:兼评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J].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2(3):273-277.
- [2] 范方俊. 尤金·奥尼尔的早期戏剧创作及其对美国现代戏剧的先驱作用[J]. 山东社会科学,2021(10):54-61.
- [3] 吕游. 尤金·奥尼尔悲剧中营造的“海”意象[J]. 戏剧之家,2021(7):38-39.
- [4] 赵凌志. 生态家园的守护者:尤金·奥尼尔剧作生态观研究[J]. 戏剧文学,2017(3):115-120.
- [5] 曹瑞臣. 在历史的坐标中反思工业文明[EB/OL]. (2014-11-19)[2022-11-20]. https://share.gmw.cn/theory/2014-11/19/content_13885897.
- [6] 夏冬. 从生态批评视角看《毛猿》中扬克的身份困境[J]. 鄱阳湖学刊,2017(2):108-113.
- [7] 刘慧. 生态伦理视阈下扬克的悲剧[J]. 外国文学研究,2010,32(3):138-145.
- [8] 李姝杭. 永远的彼岸:论奥尼尔剧中的“梦想”[J]. 中国民族博览,2021,9(17):183-186.
- [9] 香草,午荷. 尤金·奥尼尔戏剧的互文性研究和阐释:访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顾春芳[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5-12(2).
- [10] 张青青,王占斌. 拒绝于无望的拓荒:《毛猿》显性情节发展背后的叙事暗流[J]. 当代戏剧,2021(2):32-35.
- [11] 鲁枢元. 文学的跨界研究:文学与生态学[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

Disadvantages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 Eco-Ethical Interpretation of Eugene O'Neill's *The Hairy Ape*

Ji Yan, GAO H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s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enjiang 212002, China)

Abstract: O'Neill, a great playwright in American drama of Postmodernism, devoted all his life to the exploration of man's spiritual identity and composed a paean to man's confrontation with fate. In his masterpiece *The Hairy Ape*, he represents a microcosm of modern human society with the protagonist Yuncker's failure in seeking a harmony among nature, society and spirit, and reveals an ecological tragedy of the industrial society. From aspects of social ecology, spiritual ecology and natural ecolog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sadvantages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exposed by the play: the loss of morality, the deterioration of nature and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nature, and presenting O'Neill's forward-looking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and compassionate ecological care which can not only enrich interpretation of this classic drama but also of a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awakening people to reflect on the dual crisis of ecology and civilization in today's world.

Key words: Eugene O'Neill; social ecology; spiritual ecology; natural ecology

(责任编辑:高旭 英文审校:林昊)

(上接第200页)

A Study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Chinese Class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Acceptance: Taking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 Record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Lo-yang* as an Example

XIE Chaolong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 Luoyang 47193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ing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 Record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Lo-yang*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as an example, discusses four English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Chinese classics based on example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acceptance. And these strategies are explicit context to enhance the communicative adaptation and expressive effect, aesthetic pursuit to strengthen the emotional appeal of translation, introducing subjects to strengthen the narrative scene in translation and focusing on personality to tell a good story of the character. It is expected that such a study might provide some enlightenment and be helpful to the classics translation practice in future.

Key words: translation acceptanc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lassic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 Record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Lo-yang*

(责任编辑:高旭 英文审校:林昊)